

小題文府

下論三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勿失以身行者問政望人示以政之掌事夫子路勇於從政者也因
政而子熱以先督非即政之全量示之哉且待人而舉施政是也然吾謂不得人以任之而政不舉不得勇行之人以全任而政仍不敢廢督者遠不外教養一二焉而百善性情之正此一
人也必為人所愛之而自一日聞之此非勇足有為能不從
亦猶坐而括其全也說在于否子路之關政太子路從政才固而問政非欲求政之全量故政有從出之康從政今出者徐公
私云子稱狂性天出者一理即平大同人紀人稱之地本一人
之政後以止之則政不端其未率也雖有惟行之舉惟之以辭
者皆貴極以授而推之之口擇事作乃可與事者稱省效之又
本九重之霄旰以體之則政貴無其精勤也子曰由問政知夫
政以有全法而罪則不備政有善任者善則其功集易怠也
之古三代相沿不廢有其文而失其實政之所由流也而往之
以作之尤而儀禮並發福規聖朝三性無所患一經以天子之
修而始置任土任民之法而開美利無厭生不疑而为不疑
民焉之所由賴而輔助以道其安而覺其閑惟在用刑而閭閻
寬勤任一勤以皇躬之境尋而猶勤且于之以先勞焉子路
更之而有退復賢之進退與古今之運量相備未勞二殆是先生
德之大成而為古今所美之行外者也持毛柔政務矣之四面而
一自英明重啟指出而古今之運量皆一人之運量所居七數
統以德而先不勝先也入政冠以農而勞不勝者也為斯民元
春之正即為斯民始樂利之休而帝王井田學休之復復其
學長研磨之精神與革新的精神相合先勞二皆又兼崇明倫
之大本而為立野所莫能讀者也持毛柔政務安於後半年一
自承贊采文著出而革新的精神皆一人之精神所居毛柔武強
則一人建德作孚外必得首先也蔡氏隱則四微而退營於心
其分於力也將友濯拂萬民拂心性亦弱耕桑與萬姓深其家
而末世解為物此之治不參乎子之以先勞佑其全也非以問
政者之為子焉勿

問政者是於治人聖人故其此之非以爲然夫子所以曰問水求人耳夫子欲其本諸身也教以先之以不以傳其學或言後者正也正已以正人者起故卿以正而興政不正亦所見而有謂必在聖門之非水法之私而或見其乘數之力之是爲子洋教之名又州直知首諸民者之至其全不差及此身意之作其則那今夫俱修務乃可管修城王道公先以大德國治寺廟能銷汝達誠必先以審考寺廟有十萬國所惟以仁從政者也一些以政歸直無崇無相其為全人愛憎位有此可以見其始也於是乎而亂以生丁馬起行之財而從各司撥轉前此如方有事目仰於神知之得皆內愈以神數計奉法度既經北可以一二見也於此之時而豫以昭示馬謹用之後而到方撥轉他日有乞勿聽情狀於諸官之間若乃聽切其政也非欲求未大治人之立脚場也政在全乎治人而莫能者于古之舊設每至半岁所遇立收置於外不妄施而不擅木石云其全也故雅三善具一語半角也一言委信於小躬而布於空靈寓於窮夫是唯委信之者而致已幸於凡所施也一人存也常也及服而不病未可云服其事也以即故水無害不妄施車木不輶於丈髮而福無施於富之人馬可慢以周之告子曰子問政於葉葉應於職民行也而可勿免之云不狃焉若也知先嗇之而猶以不以恩斯人之性情必有以懼斯人之廉恥非善歸也朝廷者四方之權非故無事請而民自外之聲律身危而民自遠之此說通之風所爲公先以精一也作已安人問政者尚先也性於君子誠不可居若本此子先之逕而將以傷庶長之倫祀又有以示惑民之會歸非安姑也若相者百姓所曉照政成事起於而若問之官斯奉願而和解見之此官種之在所爲公先以唯頭也又以禮與問政指益先自也於成人既失以子集治風之毛而與人家曲折而安欲其與朴况以有閒治行之志而樹之也惟其豈直且不殊於子執道不勞之而政已全乎

先之勞之

子與契先

從新集

莫乃經

先之勞之

先司

其嘗事陳恨

陳恨

請益曰無他

分香集 劉海

先以己者亦先以人賢者轉以所先者開局大先之先以己也而勞可並舉矣先有司者先以人也而教過舉賢可同重矣何由後以奏先謀之之為政誠且為政務先以身而行與先以人而事職要求當夫為政者之宜先而已而制治自有全法任己任人皆在富子先路之遠而能邦尤多措舉之謂之也惟在是子先務之施從可知為政者之先所當先督暨此督而督國聖心不得不諒其有異知日富子路問此由固知政之所先也但不知其真先也而子特以先於己者告之若人仲弓為士氏宰問政或即以古所先者告之也而子乃以之大於人者百告之為政則而所先則是問何哉廟堂無偏私之患則願立其施而性命之達布濟性自盡斯不特先中有物正德必應以爲政者任己則物任人則過而不必及是而皆先之於己也然主上即至長治人始實其所先有剝不容撓之勢而政之者諸己者均而能得萬無懈之公則蓋增日滋而長吏之心亦困惟問擅其威斯不特有司中政過或猶隱惡必非大揚也即至人多謹服勞使有司無失而不舉之處而政之實於人者公而專由與誰亦惟先所當先以得政之大體而已今夫賢人之於政也有所先而不必從師以人之於政也有所先而宜觀其其宣徹布化自有當世而效始大述治雖成諸善如所生也即謂益而進以無極始於一先之心即始終一先之之有也既謂政皆以身先之而則又不無益政存身先之以己者有自一其是乃以數宇宙太和之氣政在先之豆而問勞為子又言勞之者勞亦先之之急也先國先之以身勞亦先之以身則因所以是民心歸行者兩固所以先民倫即春耕勤耕介之而謹奉行政者刑有政法復有政度俗即可徐而教與扶養尤須學業上耕以備耕種下耕以定人心當所先而政存厥勤政在房捨政在廬舍勞無良為益先一問由固知子之望而後者否而後者切知于聽與我而便未議武毛先降知農出足以起先內安外外堵道於令而朝政愈井賴是即以身先之而耕數風舞之俗立五谷登之而敬事而耕是勤誰恤乎而可作也子將問所對述以董望石於七政二推官清僅官而後發策莫善變得不善人以先事此仲弓以委大掌問政者於七政以保舉為先庶有誠益五年以中興為志在於全族首以先有司告之與以仲弓列他行之并使出而化民成俗不可以德行先民而無如其為宗也讓自古為所用觀化而讓平自己非所以御威以仲弓有簡重之處使進而庶民以我且為由也尊君相之才此據德共之性情然相起辟雍宣教國恐未足月令降政恐未安其可以既恩既厚既治之隆也而治所民以備當日用之經一二日間先之志情既備而財裕如資才經國於考勤而珍而果問西子將所詣施於國人心於五男二女而以奏先為則正以子即不以先之為先當亦以先

政在所先而有人己之分焉大問政一也子告由以先之先以己者也告難以先有司先以人者也言國各有所當與且政務之繁也措之者非一端分之者非一職要在先其所先而顧之以先馬先恭有以不速求為先者先以己而人術其隙此以己任者也先以人而己顧其施此以不速先為先者也蓋以己先之者政之原不以己先之者政之體時日若子路問政大子路僕為客於季氏免而其問政不必以爲勞問也吾聞善策也不知其真先也而子特以先於己者告之若人仲弓為士氏宰問政或即以古所先者告之也而子乃以之大於人者百告之為政則而所先則是問何哉廟堂無偏私之患則願立其施而隨時而免明濟者之與非在朝所能與也庶率自得其主為政者任己則物任人則過而不必及是而皆先之於己也然非所論於與民行也云則以與散民要則以樂教者何嘗不分攝於隨時而免明濟者之與非在朝所能與也庶率自得其主為政者任己則物任人則過而不必及是而皆先之於己也然非所論於與民行也云則以與散民要則以樂教者何嘗不分人以成時而風動之休三物以抑太太四衝明以大樂以自其是乃以數宇宙太和之氣政在先之豆而問勞為子又言勞之者勞亦先之之急也先國先之以身勞亦先之以身也即謂益而進以無極始於一先之心即始終一先之之有也既謂政皆以身先之而則又不無益政存身先之以己者有自一其是乃以數宇宙太和之氣政在先之豆而問勞為子又言勞之者勞亦先之之急也先國先之以身勞亦先之以身則因所以是民心歸行者兩固所以先民倫即春耕勤耕介之而謹奉行政者刑有政法復有政度俗即可徐而教與扶養尤須學業上耕以備耕種下耕以定人心當所先而政存厥勤政在房捨政在廬舍勞無良為益先一問由固知子之望而後者否而後者切知于聽與我而便未議武毛先降知農出足以起先內安外外堵道於令而朝政愈井賴是即以身先之而耕數風舞之俗立五谷登之而敬事而耕是勤誰恤乎而可作也子將問所對述以董望石於七政二推官清僅官而後發策莫善變得不善人以先事此仲弓以委大掌問政者於七政以保舉為先庶有誠益五年以中興為志在於全族首以先有司告之與以仲弓列他行之并使出而化民成俗不可以德行先民而無如其為宗也讓自古为所用觀化而讓平自己非所以御威以仲弓有簡重之處使進而庶民以我且為由也尊君相之才此據德共之性情然相起辟雍宣教國恐未足月令降政恐未安其可以既恩既厚既治之隆也而治所民以備當日用之經一二日間先之志情既備而財裕如資才經國於考勤而珍而果問西子將所詣施於國人心於五男二女而以奏先為則正以子即不以先之為先當亦以先

曰先之先

先之勞之

先之勞之

先之勞之

先之勞之

先之勞之

先之勞之

先之勞之

先之勞之

先之勞之

三

卷之三

卷之三

清華集

卷之三

高陽集

故請益於先勞之外其今大莫大政事有不能也令復於先勞外有所謂其主不以大哉今使聽聖言者苟能無些子言中之意以相平於無毒則又何疾乎之端哉乃視為木心病情之告請若忘情斯善於有為志解之能也志則解歸於未任而片言告其小富府之詔而所以深當旋之告詢些子由韻政而告以先勞事則既即先勞而身體之可也即先勞而力行之可也尚何依乎其間無然而于路殷然兵禦不與民更憊抑此務寬懷蓋已足成風雅風氣之微弊修士有經論直僅以先勞事也則空切諭斯直以一問而別未經濟吾私學古人所即以井里桑麻已足致字尤大和之氣然此時多事者不第以先勞事其事也則惟恐請益直以一問而別定經疏其請益也止其志之在於有其理據以約而彌稱者見有立學校田廟廟不造一二事而有之有醫道或其俗之基何嘗以縣之者復未請益乎為治不在乎多言乃易知更張更欲新其氣象則應屬而諸一若有所益於先勞之中者而故為之請益也則其志切也政以常而能久嘗見有省耕省牧朝廷不外一二端而有志為政遂委身成之長何得其大略者尚未請益乎為政須持其天體乃圖新會告別欲完其正事則更端而隨一若有更益於先勞之外者而故為此請益也則其更益也且大政固無事益耳神聖之政亦惟教誥名儒之幹清不遺教誥何子路復以請益為也推其心直謂既言之勞節掌觀成成與泮水之勞節可坐而安而勝任愉快快直歐列國政治而論達極之宗也臣者豈謂能半所以曾子論史之前而再請益矣且夫段亦無可益而成周推邵南此東郊勤保介之發文公奉中興只此南誠誠信人之覽何子路復以請益追些推其心直謂有所布本末畢成而篤之事皆取於敬恭未足盡譏士之敵片而舉力而行直欲之則猶詩載而詩成明之律也區區者宜寄事予所以請於先生而已

知無能而已奚盡如所先而人可任矣夫以無能與由此盡乎
已者也若政尤委任人子故告仲弓以先有司于半大為政之
道以盡己時終也凡以任人謀厥在者子以己為故可大之
端尤期可久任子人以為既命官之相者無曠任秋其怠而政
幼分其勞而政速大聖人兩論政德後王者每持取統領者无
謀政始而已請益一問子路未何為哉吾想子貢之曰父宰
越新故已不愧良有司知子滿之為政職掌也而政治無不留
有司矣以子路之勇敢之不諭不足為一代之彌衡者而子則
猶有在也此無往所由若與從政之重嚴也出以畏事之心
而政必參以垂事之心而政亦廢且中以輕事之心而政愈廢
則政敗其有極也難也嘗以無佑佑之自勇之於未嘗勿畏其
難揚之以將事勿危其極之於既事勿狃其近功由是
陳常卒責之宏規在在皆不空之念慮議學培基之鉅業昌惠
開輔處之精勤然後仁之治百年久遠之具嗣治者相
自盡其妙并不敢明其故已相贈竟也懷無光之戒古帝禹切
慄距胡百司可憲兵首尚也除無逐之策古身尚深其旣執剛
廉可視焉其文也子路而欲取勝於也尚其惟懷承圖斯蓋
此若本一身以勤物日望之之固無疑也而皆奉養以布施
激術理之自然直其理政不首先有司乎從未政之多餘也愚
其廢而虛使之點則政餘非其職而反使之懶則政亦給且有
其職而不使之理則政失殆而政缺其有守也雖資於有司
先之馬丈掌官時必定其分所掌官教公奉其為長掌官令以
稱其能推之者得體數大政則於廟師以潔其成其善則法
教大端則於量正以專其任然後兵州穰集之和諧答善之
宋所尊者不必其制而可以緣其成己自非然捨更而觀
庶務之易泛督舉其之全勝力以分而會通矣至仲弓無分厚
之累苟安怠忽之弊生厭以散而多倦如仲弓而破綱最始也
尚其無時無官宜諭以故過舉賢為掌者亦無作為也

以崇誠立益業所以急富而敬者焉人無倦怠之遺也夫子以此為子路則居敬如仲弓誠得為治之本矣視禹季氏等雖且儕若之學持至不復居服其勤服勤不可謂其所為之大也尤五居取則無迹而久道化成之本而舉微明不晦不
明而謂無任隱之任勝名實奉此以致治則身之半天下可以
之半一國可以之半一處亦無不可子路謂此大子何以益子
路而子路固直為至大孝公誰不能與仲弓同列德行亦當
既再有同居政事則子路固表於政也豈以政不盡先營鄉里
於毛蕩之外又未盡必於是翁之中有休之此大子所為以無
過子之口蓋此之事未始不以謝仁神祀廟堂凡聖賢敬謂大
德所謂於大賓奉享者不日加一日焉政所為無忘焉此荒也
勞之事小焉免也康功田功學凡令得遇研講垂裕所學於地
官之掌故為事極一心焉人之所以成然而成然也子路於此奉
能稱之以極屬之以斯行之以愚不主以慈心重之弗謂見者
嘵居敬之德不稱有仲弓其人矣蓋無愧焉居敬之道也吾謹
在居敬而簡以臨其民半一國可也守大丁可也於家事半何
在而可使夫子之許仲弓聽是故也列明仲弓又何以為矣
氏子仲弓大仲弓有不遠不復之行固無優於為學也孟氏以之
為不誠幸其厚也而既承之恭職大宦大邑之正時於子于是
為而一堪於治己之大說又一堪於治事之太過有初則於此
去猶免之大患也仲弓宜何如而抱以為之賴仲弓懷良石承
榮之訓人無優於禹仁也季氏以之為榮惟其仁也稱既是
杜指門人民社稷之任將於季子是當乃始因病往之不能而
亟擇分臣任之不能而使始物終忘此方寡治之常情也仲弓
宜何如某歸以為之頤其事有掌之政也固之夫子而後知為
之政皆失之以無倦之心而已矣

以無恤而苟生不盡之私也大作心之生大亦請盡之。中之
也是以無倦而永怠其有私功甚且為此者凡忍之無不中元
百廢未興之時而中於一心就進之時人謂情念起於報心百
年而望於一由吾謂急忘根於瞬念一日可料其百年伊古來
良昔自過何期過活而終至之下如王道豈不足歟此以知治
制之不在名而王道在復清久也不然王者在於經營之外由
之之則已勤矣由之之則已勞矣尚何慮也苟之有未平于幽
不出之在努力田之煥廟奉行之而有餘懷王法之而無不庭
不以為有他將以為不以精出治而履賴無功百反以政為可
疑者此則僅知其弊於耕田之功取之一二忘則甚而所之數
百事則甚無不居其職樂而但視焉其歸於事主而盡職則無
有格以政為長遠者無其則倦無至利由欲求益由其唯不倦
於先帝而已云今夫不厭其苦為倦而倦亦經特才而生不
作其氣善為倦而倦亦因任氣而起以由也夙擅其天天下甚
復有罪為之事然而有大音君君無君則務博而節精諸侯何
如守約而可委諸政而由誠約其才以究本務之歸則一朝而
膺富貴之極即罪世莫解安懷之望也而精神何暇乎及政以
由也亦固系辭自矜且後有可阻之迹然而孔成者志存于深
復有罪為之事然而有大音君君無君則務博而節精諸侯何
則雖姑而其所办如何如靜鎮而自有恆心予由誠靜其性又
當尤勞之理時罕由與非明晰之業即吾心雖絕精一之德也
而奉事直客信解斯人然而壯使足以功顯壯使方足以積功
也家保德惟有所措可超乎前代而卒之無一可能而即
無一可能之人此以知未益於先令外在官有志於先令中而
無之義不復鑿於末路不必阻於卑微而自強之庶庶復法
誠心法同耳夫此而斯道者雖無奇功而退者實不會功也
聖主稱臣顯於安宗不是乎後人而竟之所情恭勢則之理所
宜好怪人之方此以知未益於不德中名力有後益於先令中
也無之哉傷其心於居怪實其力於酷重而不安之功幾矣安
道固人道荷耶由後何事清益矣

爲子有大體可觀人督之爲之而大仲弓之賢當不以爲平氏
幸也則平亦有人督焉苟馬爲之若且不督出而爲世用上之
可以舉天下之可以舉一國當居爲私家用則無爲私家宣
加即馬公家分贍有時恐其忘誠非自暇也亦謂而可使之
過庶民稱是政有馬直中如仲弓之爲季氏卒是已大名空之
不爲季氏也其家如閭也晉侯之辭與退之於人臣而誠焉病
以仲弓德素同列豈所宜附端其之德而當之久爲季氏
寧若此則再用才之授若督端於齊所功亦顯矣以仲弓誰
居同歸豈必無濟矣豎貞之思此仲弓所以爲平子且人爲平子
於家業爲著於己焉爲平於令叔爲平於晉國雖之執事者保
皆是實不過於通籍而其化耳不獨以地主相貌卽係一邦
之休戚而操持者費何官精勤者孰用重相指者幾何人治劇
理相合賴爲平者之將以大農者之爲平於允猶是守不道爲
沒明真承好耳若今則仁強公弱若互副而往之安也而朝何
以無廢則國何以無況多野何以無耽皇在明物執矩規爲平
者之莫其公忠何幸而爲平氏等者仲弓也想仲弓抱安安
之居何不可假帝而匡王甚信勤力在私門盡能滿其志節甚
誠無論大與小一行作足即當以盡臣分者則王正則爲之也
喜舍弃仲弓辨取簡之公甫足以維邦而論正惟僅備于平
自富豈直爲人才而然位無端有與相一日事人即當以端奉
君子若尚問而則制爲之敢不情此其在斯也追勤增者吾人得之
爲平也既缺全廟外制沒之爲平也而不去者王生之爲平
也今以時亡而承其上不更立於斯世之所焉計其在諸暨唯
琴張魯者子與之爲平也折獄見人物子語之爲平也得人有
識者子謂之爲平也今以仲弓而則見其間日第平張魯之所
爲平蓋蘿蕪見攝小用可堪大用而果然其事性功務爲而功
子因具問政而告以大體猶是道也以進入下可以舉一國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一百一十一

卷之三

卷之三

皆才此間道也。故以人為在而失之取之。以事
皆約欲庶僚無不稱。二歲後復私平之情。不患無治。而更
失治人。亦不患無治人。而更不能。五時相合之人。蓋以一身能
主事之全。不外謀。更相制。取士長人。方以一身兼用。人之短
每以清談分毫。每用爲可。是計之本末。於焉生於更相而相
不利用。亦安才者所不能。雖不也。如仲子。乃才。大學是有體。而上
者。每以。有知而舉之者。於一旦以。政簡。子。與。政其。萬。方。如
指。面。方。以。非。人。子。士。所。欲。其。無。刑。子。而。相。相。官。則。以。橫
士。公。子。曰。有。相。九。也。不。適。宜。就。也。凡。以。為。應。資。才。之。地。而。而。
已。就。庭。不。於。相。之。職。而。門。為。也。必。相。之。職。可。一。入。相。之。職。
然。而。遇。假。相。僅。並。有。不。日。所。及。者。年。則。故。未。給。而。以。而。
使。如。昔。可。絕。相。士。不。在。天。士。之。滿。五。刑。五。罰。之。訖。而。王。以。五。
刑。參。或。可。據。赤。坐。上。相。之。東。而。山。高。水。大。相。此。有。督。諭。所。
未。固。者。半。則。永。存。於。以。從。公。當。使。知。已。可。達。懷。不。視。之。才。之。
所。也。也。曰。叔。晉。才。不。若。不。出。於。之。實。才。不。由。才。而。建。號。難。識。所。
以。自。立。孤。陋。也。不。能。曲。足。接。勢。也。立。端。失。破。格。可。以。具。色。甚。
云。可。以。解。游。功。名。之。的。惟。我。穿。之。向。解。一。而。空。有。而。加。要。而。
當。其。始。下。僚。了。無。顧。士。折。罪。不。引。奇。才。以。之。中。非。物。物。色。正。
憑。銷。聲。此。諸。不。少。矣。進。仰。仰。仰。仰。仰。仰。仰。仰。仰。仰。仰。仰。仰。仰。仰。
而。督。才。而。舉。之。予。及。況。不。以。之。爲。非。也。而。功。名。之。的。其。人。既。
如。如。某。職。中。之。所。和。某。所。推。某。既。因。於。力。爭。約。於。良。善。身。及。
而。友。理。相。治。相。取。而。分。能。可。聚。明。則。既。與。布。化。而。學。富。而。
之。私。云。有。未。到。之。而。外。才。作。才。能。闊。而。才。未。諸。在。工。業。也。
也。深。何。以。信。行。不。學。上。聞。而。未。水。土。不。與。世。活。中。之。魚。水。寧。而。
易。如。某。職。中。之。所。和。某。所。推。某。既。因。於。力。爭。約。於。良。善。身。及。
論。而。而。此。湖。跡。曾。他。可。登。而。到。為。水。因。湖。叶。懷。升。而。造。有。
名。水。軍。非。然。有。水。雨。之。處。以。思。之。而。傳。於。你。水。手。未。水。正。
謂。說。也。不。可。以。自。其。不。終。全。而。採。古。而。遺。也。定。子。告。以。算。用。
所。知。而。未。秋。不。進。安。一。首。不。安。而。行。術。者。不。得。其。致。極。

卷一百一十一

恩推為政之無文盡而政全矣甚矣有司宜先小過宣教於
才宜舉也爲寧昔安道其道政直外是哉非為政若不重於斯
而輕於彼既不矜躬厚而民生亂焉不尚當後而士氣伸焉此
非有異術也與天下共功名而天下之樂相功名者莫以斯
在前而斯民之苟更利行者惄惄多士養十祀而多士之仰
敬才能者皆失然後謂無職官法無懈由於無遺俗而此體
古子問政令夫政也若苟議求之惟有致辭之誠而即有外
之著者也爲政務熟其事而行之身一在之有時一已之心
可以彌萬幾而不然一己之才加難以經萬物而不遺毫忽而
自消忘之念起將無無所期而有得失何猶其害事有所失而
有可或不堪其害則政廢施先之始以一人而策事則固百端
並繢事之盛合羣力以襄一人則寡代無死國之弊尤幸政於
其全有日豈无忘一過人教乃先而免非若可報讐於聖朝有
同義足滿賢才以舉為先而退使名可三精於群臣固推舉人
之法其以此也或一在故小過以法律為治則成湯無禪之
仁以私諭為治則大而有下中之泛是宜戒自制核之仰成無
不齊而刑武已相屈四平無為無而詒釋上以齊齊而無制則政
廢如取之故有失政即於後則徇情而即作飲食饑渴於公私
動首而示罷其勤小過中計之他非以先為極而量刑亦有輕重
因刑之失於小過中者多所折以舉為輕而懶刑亦有輕重
則惟罰之之刑若其尤也適之在舉輕不省也所向良材可用於
天峻世務所限無追及於下便是重於刀斧設之不生於前而
偶於後者間小人便得之巧者利其私過被封却留同之解則
政無二事之微過失而非體凡叫天下及坐大公敗取不徇私
而於不可使無相伏會才不厭小過以輕為重而大過不免以
沉淵周王舉特之微過外也則為政之要如此

卷之三

卷之三

東晉書

卷之三

10

卷之三

如人之明此亦何事也在乃更有所舉於方則卒生之至卒而生其所以持者不復也非此莫具生之是誰乎苟入深言之而卜卦之可存者精矣而其卦象之解也斯付予開於子既以先有此以示之久人皆承之物有三百四甲知其為晉才而舉之有則例而恒有于小過中知其九賢育而無之方則是行方也不以爲政者所宜取諭於是子爲之進余而以爲直謂偏小人此知變也子多士辟凡以三賢而已使爲正而不之少直之則雖能千歲而否不作嗚豈全和美有才而不得其體有才而不舉其才已从大眾臣沒焉以率其之義而殊其音格而不疑所舉者類之以破半之謬有解外而無而不知所舉者在于而多寡數以多而固安其不世之大德即馬相丘彭王公之法上以公相矜用厚也而此合於杜之論其一音甚之故此微白居易曰推而饭何吐也我所讀而推可道而咎可教而可不嘗言所舉之辭猶是其才不在于而多寡之舉者乎子而知其音者之深浅而以爲得失而白首終詎是而當高情而家其外賢才之人一子于人之說曰舉之坐來無所落坐去無所知其何之是其賢者如其能有才焉知其才也且夫知生易古成山之林風之極有才不以人之知者多河之能河之能有其公私而必不以人之知者及雅而无鬱潤而多宇宙之英靈無限一人之譜量而發之非必一無所知也而周之玉辨也身內之建树而皆源其私而其與發者尚多之不承人臣而歸於唐者不少而未悉何以盡其知也我要之如已何當弓之君也無容請請而同此其清談之指也大直人則非亦單其所知而已何處不知

求士之心也亦自有相士之法誠心無私也必存一長策之二
以平上則士之與共之心者必多寡有節也第取一百肩之謀
以相士則士之為求所識者必少未盡其心而輕失士其無則
其心既窮而力謀又有所不掌之政往失算既非以有才之名
以袖我良若不先之而知其才之優也小過之色黑也以者不
敢也而知其賢之多也也若以小過中之賢不與以則固厚了
之草于有司小過外者不文常事故不必尤恨同社地而特
知人之物必深究有心的材不之三相用升焉是足以并存者
直也策之而有司之忙更無略亦不若首尾化此王制之
知之明弟裡鄰國城制利主之二旨相方有以賴我之制
也限之而小過之內亦有其善才之據則放之策不施於微
而子之不舉於不取之物已曰之可勝待也且子之言果
於既舉之外亦不必其言知之更與物有些而神乃未嘗子之
患也若於則必焉其類也若而多之而以爲知爲愚仲
弓井木喻子之言更之急四五以賢才當舉而以愚其然也
皆而切切焉以爲知爲愚其賢人之忙逐多而能辟雍游於
自知沉淪之而世之臣也吳中立也某日於一空而嘗
其詩外雅以明目達觀之而方授大章山樞水之禪守孤城而
存淡雅之隱處所見之木為劍舉之若角連加而知之者有
道也此其神非自得耳則而得之而特許也況天地之生不無
高山流水之閒在官府宦成之張王相之盛也融通既莫不
盡興於一二而當止時他不以形未若卜之也即得性傳到清
源之透徹耳目而為妙最之於中發所遇之詩則更難之故於
其微心而知之者雖見爲風流此懷更增不安所則易得頌若
唐明甚則政以舉而全而舉安以知爲懶不置而督才則所
舉者亦與矣此仲之所以遺旨不

以舉之不己能得人之賢者且自而名譽於下而凡莫不有
司考官不得稱之而惟多名者才於一朝而九鼎於一源能得
不得與人者更無所如言其居積而當授其與也而凡莫不有
使庸之盡覽其前然止可觀其後故朝廷有奏取用之文而
况復曰庶之得人之後由於一己而他推道勿得於其引也為
某之善也第北有司故小過已或以是高大賢方故特行成
化自一己之質所能保任也而予不與人共之始流行之儻
泊於外久亦在善於所致而已得破區區相應非一己之才
所能生事也而可不賴才人輔之于相使之士苟於功列大亦
在善於實使而已豈也才非為某者所常舉故抑非雅古之
反對未計論義之制經而於本末一述便知其文為家甚為
弊而不曾有所謂所舉其失在而不才者則其家既無真能
使遂多廢棄之處而至爲虛明及以私或苟苟為政者其能熟
通百才而百物各得其用之風行而其情若於相得引為同列所
舉故其弊而可以不與人所舉既非才而才必不與其家相應
补人俊乂足自以論之微而曉得所處矣由其濟時之數為政者
其何以謂賢才而非其通之缺皆無在矣而至嚴不才不可不為
之有是至高而能措意不可不公生所公能君使謹在位即
省終有所不能而不次之權有在先之門若有所不知而重謹
之如好惡通之曰賢才復云列之豪士固不為之一派子
况最在於賢上不求處士之否於舉在於所要不相得之小
勤王道然後取於斯才以相與者誠其之允照有斯承示皆云
清云而非以布私也持才孔深而非以退也甚是所者其在
使清者達延氏先生而多持才勿疑其迂濶而淡漠之新近
好馬雖不苟斥其休任而相取直之身之曰賢才員公輔之策
私門可為之或愚身以智而重才也惟是言其於才而且能
就之更與以深治深探羽精勤於學才以力承其教禁固
無能此得人之效也

曰馬知賢才 所知 文選集 湘引悟
賢才不必盡知在自盡所舉而已夫必盡知而盡舉而知之事
難矣而舉之立轉阻矣何如就所知以爲舉乎今夫推選達之
機而尤慮謬之陷者亦惟其量之未廣也而不知欲當若之道
於隱昧半毫之有所拘而欲盡其能反至或關於此明乎是
之然可據而況情具滿先無不盡其機其人雖品者則其必盡
而以可盡者求其自知斯其識盡即其惟盡而已之心已尽不
離于終以舉皆不告私易以所舉望通非聖聖之能盡舉也第
以所知者而舉非畜雍之盡知而始舉也而唯乃窮微深有所
處及謂之公而以全而而所知或限於偏而能知斷而所知外
不之名而以言爲取而我即知而而所知外正有資才則才自
非也素且道師馬得明之舉請眾必協卓大同而所知僅居於
偏我即與數子知之數而未滿子皆才之數固所以能賢才我
而不遺卒舉之盡而未極于賢才之多寡所以沒賢者屈且沒
馬長得許之知數是說也是以盡河濱山脈之隱而是入聖朝
天下必皆畏其誰而後引之遂精其究竟也而言羅致僅以博
折既下士之名而員會仍無一若是知之意似切而實浮也大
非人子心此又以極六合九州之遍而首歸簡放天下又將格
於勢而忘契之路不聞其異也相習處死不遭敗庭擢人才之
艱而知已嘗無一人是舉之格未通而反空也其非友于竟物
子曰雅子而所處在地而吾所期者仍在舉政之小貴半公之
而舉則惟恐不盡其私况半旁招之亮公用之則私致之則
非其私之爲恥而或多偽上執右導而取而務致真才半但使
舉利之特徵自知不亂將內舉而競弗舉外舉而禁弗注知既
多以之難而自注知既少竝容視爲緩急而一切樹私權量之
謬所不計焉以是爲而之自知其私可取政之體尚半實而舉
則正然不出於盛况半發之門官取之則高廉律之則抑此
其實爲收而耳目有所微弱者最爲義而實溢無不眞也但使
忧廟之志氣自信不誣所舉下游肆收物善事無故非給人指
愚知其事者何日能忘即舉則知均見惟明無缺而一切感
恩知遇之全并不存半是爲廟之惟守其職可耳至不知若
鄙之人知雅之所處者小不若夫子之猶大矣

馬知齋方 而所不知
卷之六 部 呂
賢才不必盡知以不知之第在己也夫必當知而後舉并所知者亦不能舉矣羅處鳥如羅亦知所不知若第己所不知者直士也謂得一知己可以不撫其伸於知己者即其止於不知者也顧慮其然於所不知而必欲使之盡於所知豈非攝一己之知以盡知其所不知何如於己所知者先伸其所知不敢以爲難以爲不知斯於己所不知者始任其不知不容置不知以爲君子以舉賢才告仲子非謂於賢才無所不知也亦非謂惟於賢才竟無所知也或言舉不言知也何難猶人所知賢才爲所哉有謂執之於胸三往無深見而無將不聞空山亦有故人而微言不遇所知既已誠此固不必爲非也而張良人以相待之方駢雲有子而授弗莫盡後安其道知亦有所知正故無所不知也大賢才安能無所不知其致堅深林之幽閑越塵寰而賢才休處佐權報也橘之園顯明者袖首之得人亂舉不能知此人不必爲能也而前則不敢以有學之灼見未得無慚而此乃病而憂痛更庶其缺矣如之無慚非一見者一二不知者什伯此則仲弓所謂萬物皆通耶大德之幽沒也與蓋而賢才批生徵聘王侯貴之故尚多君子信之東不之碩人而引進不至沮進益亦紡求無容偏未知若其半不知者其半此又夫子所半為善爾子曰非庸而知非一無所知者也而亦非無所不知也非亦難其所知不必更計其所不知也知即易愛該國之名不舉僅在不知要可免競曾之咎也則以其終於不知也單且所知而不知者自有知者矣何必以身知爲處故

馬知醫才而
所知
文華堂 馬達湖
賢才難盡知亦無負其所知者而已夫使弟水資才之盡知而
不學者已多矣知者厭之何足以處知為崇哉且知人者視乎
識而舉人者視乎權有如人之儼而必欲處其知之謙則人無
寫益識且因之而先期有舉人之儼而免仲其舉之權則人非
無窮而誠正不勞任其取和非終落也故盡其知之儼而識未
必訓半惟何如伸其學之儼而推己無色己簡政而子以
賢才告焉未有曰舉之而已其未舉時之知與不知未及論也
夫亦曰舉其所知而已其方舉時之盡其未盡未嘗計也何謂
以馬知為應哉如之是未廣也知而專之於己則廢也而轉陰
非暗也以知導舉事之數未必因知而有能以舉限知之數
或反因舉而不凡也則舉似卽卽其知也舉之重本公也而
課之以知則公已而轉猶非廉也有所知必有所考舉準以知
而未次見登有所取未必皆所知如顧於舉而不無或敗也則
如似雖充其舉也馬知醫才斯說也唯欲欵當為其所知也能
欲盡為其所知而即盡為其所舉必然而賢才何能盡哉我所
知也謂夫舉城於知必然而舉才直待盡為我所知始謂夫知
即當舉也苟更懷盡知之心而不別乎舉則知之而未見舉舉
之一也有愧如之豈而見勤其職明知之而未傷于舉之公也
天子曰顧其舉之而勿以爲如馬也爾欲舉之而當以所知
為始也天下為吾所知之人無以爲吾所舉之人是抑抑在即
見所在矣則惟即所知以行其典於舉之先以知立其理知之
者即以兩此其爲職知術舉而固無缺於顧兩事而極兩升無
自子知也爾何難盡舉之權乎天下有知而不能舉之人斷無
舉不爲所知之人心若知之時此舉之公矣而惟即所知以當其
躬而舉之道由知而啟知之量既由爾以掛圖不遺字知而知
不自顧忘其程兩不離於本而舉之自爾間其風也顧何難處
知之量也舉而所知而馬知何處乎

卷之三

此卷一
卷之三

卷之三

高僧傳

卷之三

卷之三

才之輩由於初學而不能盡知焉。抑少嘗才於事
之則必盡知之而人故曰非也。故問十二而未諳之者。非令
者之一是。古月蒙不軌。退就粗大子之。以橫幅而稱之。南面
有未盡而過。已。一然升備當道之榮。後生請名。可稱其號。天
下小船盡僕。益有以。而每日以有取。此事之無可如何。
吾與子言。而於於學皆尤大。豈有所曰。敢不有不始於知者
也。二代而上。所以知焉。為在三代而下。士以知之。為榮矣。天下
英奇壯士。之。一時。伏使。所。身。有。知。之。士。六。人。懷。而。謂。相。未。忘。
則。陸。於。御。左。以。心。之。事。之。相。門。之。所。執。不。如。平。私。私。人。及。世。之。
則。稱。約。而。半。由。御。今。大。下。約。消。耕。之。之。以。他。而。仰。望。樂。勝。
之。東。朝。多。見。諸。而。行。內。消。勝。亦。歡。於。相。公。主。之。身。易。難。御。覆。
系。家。的。更。計。另。加。而。外。此。之。道。沒。不。形。於。甚。多。欣。望。不。各。且。
情。而。戰。為。限。之。一。己。之。病。神。火。並。制。眾。青。焰。衣。之。猶。斯。即。未。清。
開。動。熱。雖。不。難。而。此。之。治。客。不。偶。每。大。免。的。遇。不。易。力。於。此。
而。彼。反。怒。之。子。承。之。深。得。有。復。古。人。社。祖。之。此。有。足。時。為。
之。曲。重。微。風。船。太。子。秋。極。底。之。淮。圓。四。及。十。面。亦。照。代。非常。之。
遇。命。而。以。吾。一。人。情。簡。其。際。往。失。之。又。荷。不。獲。判。若。雨。途。或。
生。本。同。時。達。延。話。而。音。客。已。尋。名。名。鑄。木。路。山。風。屋。而。遭。限。其。
多。渴。名。知。以。赴。之。而。遲。曾。不。逃。出。是。是。其。相。左。則。壞。猶。而。憂。
無。可。恃。矣。居。住。自。非。有。真。血。與。舉。頭。利。而。侵。之。規。極。於。我。制。引。
真。首。強。乃。末。之。數。年。或。百。不。得。一。具。未。之。數。十。且。十。不。得。一。
馬。和。父。落。馬。能。倒。并。以。招。名。石。足。方。地。為。之。也。山。林。之。間。有。
兩。人。久。攀。附。而。之。窮。萬。十。少。之。內。有。方。先。帝。留。宣。谷。之。層。許。而。
以。吾。一。人。情。處。其。間。往。往。滿。天。湖。洞。河。限。於。道。遇。火。姓。名。久。
遇。水。集。無。一。旅。而。期。或。道。路。相。主。而。士。以。眾。人。相。急。當。有。知。以。
未。之。而。關。河。多。流。直。指。日。太。忙。則。身。三。馬。而。愚。多。追。於。貧。富。
世。需。才。九。而。直。以。舉。明。目。直。聽。之。於。矛。和。十。其。豪。個。乃。千。里。
一。點。我。木。之。見。如。百。一。晉。我。木。之。見。馬。千。山。范。范。為。捐。下。中。

直德術者一人之私也其後者天下之公也知其私而貴謂之
猶一人之心不足乎天下之心而一人之過道尊其公而屬
諸人雖天下之心仍無勝一人之心而天下之才也猶在一人
者孰一人在天下者遠大師亦曰人公無私而已矣謂此爲
知爾始知有己不知有人名吾心天下無獨一人半所知宜必
當出於而外而有所知亦舉之可耳若嚴采餘之風既直未無
嘉盛事就所知以加保曆終莫日月之未晦然而不必拘也則
知者當居安而第是惟同非無見半生之如日則得見相應
是近將來更之作或只理存之如空谷中斷悵望誰印所知
以畀予猶自當付諸之未無然而不必拘也所知者不遇言然
而但引接情通之未相聞之初心則精揚空洞無事極一揚
之孤洲之所知猶最難之而何思其不如我何向未其或舍後
向也出之外尚有人也生人立品數十年不不出幽門自顧甘
以布衣大嚼不如也并不痴楚抑之淡忘平公論目人也友一
人之議也不敢不士之聖明但使反口焉極感忘物已矣野消
酒之間遇知如不再見於今則是不知者雖在而可不知者仍在
人也請者諸君莫不妄明極白問給以案石如爾不知誰
也亦不拘不論之似况乎酒徒終耽些夫簡見之皆子不若同
聲之相應但使某情推論東昂那唯達曉明目之休疑未嘗不
流傳於晚晴是不知者第在聽能知者猶有人也爾所不知誰
其全若且失而兩用知固非之之半以示人也恐故人微厚之
高在湖也自歸指掌康寧世登庸之路在人也樂同同心人不
與爾之機出不敬人之任酒醞佳美之雅爾與人各反於無我
之心可期成此之惟本無歧其耳鼻治之感物裕各不棄者要
爾不為的照時酒入未嘗失極有招架勝之鈍角與人相渾於
至公之不可知者莫之能自有同享耳大道之行也人情莫離
世風已日化移知曉域無殊及府且首歸公正豈稱我求者之
信其不令而其富詒

與所知而所不知。如以爲可進，則所不知矣。夫如而即服之，知已無不如也。如不知者，不僅在己，不伸也。可以不知而處矣。且人臣當盡奉公而以得士爲已任，是能得而不得也。不思難得而不得於能得者，而盡得之而所持者固已多矣。於難得者而不得之而不得者亦已少矣。事極求其得失而無取予過咎，故以不得爲失。治有可得者在己，即不得者亦僅在己也。而和尙方而學爾何在？所不知耶？雖無所有，所知者在即造物之爲生無疑。噫！道客或狃於方隅，顧千里鑒百里，豈生所無定在也！」^王 知希為督學，水洞充有足起堂谷之庭，以爲敵之僚出事，掌耳目所經，本或勝於胡鵠，朝為駁書，暮有成章，有己時也。美才特知已而伸，固明。後陰伺主張伊人之微，惟父刺繡之所知，不己爲諭之所舉，微此者克其半。蓋之私則升屠在席，而同志者稱焉，而未復引述，嚴所相處，有彈冠而立，或不獨英奇之士集於其門，而推舉有心，直可追歸門之風。即盡其知之心，則採訪稽上生歷，又日暮其際，胡朋懷包，六合裏方有後其時，而夙夜勤勤之懷，竟持術學，而又有和顏至笑，失士之素，非有所知固已無不知之處矣。雖孔丘云：「吾不知堯之無所不知」，其大以相士之道，固見也。因論物之進退，禽物猶當於一，即改晉聲之筆，著誠，許爲完人，才望特隆，結林推爲國士，而君子委不取以一，其所未倍而道乃引揚。他知固優之於頭，而不必然。則古大臣吐哺折鷩，亦此頭雲蒸釜上，代曾不聞深林寂寥之中，必遇是詒如因非其限，事不相臣，雅甚怪外，而穎人猶耽遺辭，蓋得以世多通，而目明萬物之在前，夫以賞音之首，以明澈而縱論，招深大義，與士謀，以處得而改賢，正有洪濛無自清之忘才，歟之始上，素潔平治之說，而君子亦不敢以之念之，熟而漫相推，使此之謂，則確有其所，而不云釋焉許也。而盛時，常聽子語，亦既蒙其往之言，累不聞於事蹟，古揚之外，則事理極不知而所謂，亦極手折鷩不忘舊俗，而惟蒼生久遠，安得以士連初，遂流引爲舍道之咎哉？有所不知，人其善誥，爾亦舉所知而而已。

所知謂於事無事而自當其心為可也夫隨和隨舉而三貴於十君子又足為嘉仲子非歎其自盡所知哉且吾人解君民社不欲自私者見君之根而喪靈官盡忘如人之譖夫人材玉座也廣者而庶幾人隨則其所知已終矣故擇至公也公者而或出於私則其所望仍昧以惟相嘗有目於斯相授非淺陋此以知者所及可自信斯無不可共明也雅人爲知覺才而爲正統今當世之賢相盡由一人之所學而取之固無得也然而知之並非爲妄語也甫昔惟日者所知焉已矣就嘗本取識

其事而已則務所公諸則或有所知也自誠其而士家而相政與當而與重書朴三代下少定人惟道莫有為斯上焉言道極良極下爲仙陽信極上不亂後得門者可委出私傳頤法傳所知也厥元氣而作所傳的正如而是家數列于室之毛有遺詒惟實心有未盡而可為公室得人之處遂可杜私門惟其之誠告於是而歸聞所學止於是而枯窮之所知也

基始不苟於風骨知南登高之體則流於之不何企而歸耳其最兩之而安所得里高仁風骨其事見於一已固不發而情殷愛士不厭於生平如已非以素朴則此惟之善已堪相與夫而爾之所學可於爲半知之也倘生人于未相識有後患

之名豈道源知其底也有其事之而所知從之而不知大聖不道也惟其所知而爲人所知其確亦在誠期望中而而究無所謂傳也若以已有於人則猶役己起而時從人起見似公而得其傳而猶斷不敢曰遇之我出「所合之人無復爲人所棄之人此之傳而復傳於人以充其論者在頤有許申疑而究竟所謂傳也必以已見於人則仍以己爲也而非以人傳而爲似廣而曾其義便爲通之於其類義誠其羊茹木板殊莫敢傳而爲也確均友相後知有己而不知有人矣大人既以難所不知而

傳而不知其傳於人以充其論者在頤有許申疑而究竟所謂傳也必以已見於人則仍以己爲也而非以人傳而爲似廣而曾其義便爲通之於其類義誠其羊茹木板殊莫敢傳而爲也確均友相後知有己而不知有人矣大人既以難所不知而

傳而不知其傳於人以充其論者在頤有許申疑而究竟所謂傳也必以已見於人則仍以己爲也而非以人傳而爲似廣而曾其義便爲通之於其類義誠其羊茹木板殊莫敢傳而爲也確均友相後知有己而不知有人矣大人既以難所不知而

傳而不知其傳於人以充其論者在頤有許申疑而究竟所謂傳也必以已見於人則仍以己爲也而非以人傳而爲似廣而曾其義便爲通之於其類義誠其羊茹木板殊莫敢傳而爲也確均友相後知有己而不知有人矣大人既以難所不知而

人子為平天下
故革其用是則
和不必出於己也可知人慤之而夫山在於人懷必以之在
己也印心而聖之人神可見而此十者也抱之而吐哺俱
易則非公其人道其後始未嘗人而不知復與而以古聖經
之德也固難已其往而之名焉云之若則可其私也以
謂之沒之確上可以一己操之不妄也聖人也則所不知則
天下至且無而止於天下僅有則也則不可能而任時節性
固當兩門以才之而失望於而發之外更也所望於是天下獨
有則也然後杜集而惟時於於其地之而惟求於而
斯此外應無不求也而与宇宙共之。唐好賢之風各不期
也故極多子之書不一聞也廢遺山人而勿作而外之而往
而諸類子承若於川而許升降不見聞也若歲旱而望雲而
每不異也爾事和合而為從言世之體大不有人在而天地
之主人也莫必首爲名也。濟則不就元而往雖以顯
揚而况亦有而不同乎。種育不公國者不由九推審古可以
爾識之則不負天地解而之存存還不以諸人也誰宗之生
人也未之為能方之第計也士生則不育賢能之久而而
宦其休無間諸而半方善能同於稱于對遺子無皆可以爾於
之則不負祖宗之德之義而與之并納者人也真人而為素相
識而富于上見道之由而授使良既死也人不覺而而之而
化自流之心以推此如之馬已知其人而或不相接當若矣
抱在二端而過猶熟而遇他人何詳焉聞也則莫以自私之見
以公之榮代為已私入其家請焉如何也哉

有不重其金者知之而目有也大督才之令以或之不知
事不如故而此之者自有人耳直出生而公之者且用之則
往者否則誠知已熟人不深惠遇合也然一人報一仇不
而當世逐多爲計如曰余之於彼即余之於人非特見之是故
也其於天下之人實則知明知者疏為固厚矣而不知者人
何如矣行無不面人有同志也石高人也去人母不相見之友
而爲之動如則室分中自嘗嘗者分子花下是人有立德也宜
士以理而人得其不私確而思與所持則根塵中日多持之
而猶曰吾春知其方也林馬青求未必疑材用者振乎百物
其處上不遺用而惟不以人及我擅美况奇士以空招之
而後來居上服仕裕於精勤則知其賢而故舍之者宜也
相持未必非平日知人也此今之二便也知其全而伍首不畔
吹吹吳市之蕭士會不避難也是之謂窮而未盡抑塞也云
奇士以空招之以績愛為始而以仁之門亟著奇於食則有
不舍其情而自所知者私至成私不為胡足大用也又全
之一說也就而退引而公棄也自得人而退焉不知於此者必
知於故也而退云舍也試問寧所似而相長退於從公積善
者廣懷之於多士我先公尊賢不苟容見賢者退而指之曰
相尤廣懷而懷之任封他者不使受財財已盡見丁打者才
都吟而輕管對才也湖以觀能凡少他人自以強以示人以
己莫时引存無定其不周知也生爲鳥知知

子過曰衛君子之私也政
君對君子以是其政猶聖人爲天君則有成而子爲臣已更出公
安此其所以作子所以相于者階級稱美相父祖不謂相
不得此其何有於此乃丁路亦然於主母立葬之地而直指為
邑且居于社保為事之詩而歸以議幼貞向夫子而曰今者
君子疾作政首人所至而子適在於指也以始終為祖父母
之禮既必有大利之無用谷與酒之仰望時安上全下而退之
而未出治之恩以奉子而致亡人之福何可無奇才特無才
則治事之不務時上俱氣既不試目而時新微之微既而為
也若必有執政在於為而相謂為之使令夫以是莫古焉如
非有能持之而有之復持之有國活之方者不可無此而相謂
莫古之易者不誠而坐此是有能持之而為之而相若之既
持是而謂之方而得之而得石之五音就是有有知之相之客
達之而相政之設不由不能不有至於子而至于之以設不於
天下也非一日矣二年其片自而者也有生不老少後相取
者非惟物也積善少報之莫能究此一其得之器念以之不可
自外也而相者以相中相以從曰某人不如限於事而相限於
事而相也知而有權不等仰視夫坐而死足以相主相博
心於擊而其搏子也抑何其厚也嘗人物愛心誠實為后顧而
故之而達相而學而得子而為之相則以故非圖國之政也
而為先者若而故所為通變者而政令豫矩而所變者成
事相博也知而有權不等仰視夫坐而死足以相主相博
公之私而相也一而得子而為之相則以故非中興之政也
所為用者不以故而為先者者不以故變見解而相以至遇
張他舉格而不善而博則从楚之而山卒為由為清名章和特
子而寄君之政舉其子而寄君之政修革待子而寄君之政
矣名不與于时何以為先也哉

為政莫先於正名賢者聞言若深莫不先論為政於前必以止
名為先乃于路間而不以是告之何厭其言而若深莫不先
思既首上也上百官之先正朝廷止如斯否尤止惡猶凡為政
都未能外是蓋於稱行可無是而顯名分當過不令有求
情而政體多此不患則是而上類治以是為得之無中無往
則以是為出之忘外私自者夫子之微子治於文為斷計之君
事之報與夫子必有是故狀之忘大失於微必有大經濟之方
大過於微以有失罷在能知能成之則大有功於衛此足
使衛君之辭也固問其為政其為大遠遠先於名義尚在當日
名數確不可謂夫子但其父兄不無有父子之私舊傳其搘是
乘以自相隨之不尚若誠破作夫子之為政更折衷於有政有
是成名之善惡也惟若誠皆指人之終於庸故大有損而有
是成而失之無也而誠子路則人所制有所謂也而若制有所
制也聞子之不擇若不從而與則其論及之也以為王名
譽為政之先廟而何以廟之譽不聞命是衛之臣不聞命而
大夫獨不為其益矣已而夫子在大豐學衛下者在是新衛
之最善定苟之風模舊亦是也其視是誠也非特復相並且
謀得世為聖門高祖所見亦頗以此取善為子器非不如名之
當此持本始而政之必元上之勞之為甚尤心先正名卑遠
子以是故片石當貴於人子之志論非士矣
桃夏有是二字全錄在後句入三時利害

甲所尤以定稱亦先所必而仁夫必有所先而後誠不虛為也
子培訓先子即對以所先固有可必者在坐且吾人即先學而
由以是為內而問且嘗為斷計耶夫君子之与游時行道不必
謀也!!不可有明之隱也猶不可無嚴明之大節宏治家
恆委相是何自起而因無城圖乎已昭定斷則知慎初
而善撫不至廢先者非以其中事事不推究也苟若詩子
而為所斷特也以無大和諧乃所配夫君子不目吾有以決也
之故有直廢而所不絕定者子必以吾百口以之此不必於
為之便見其功而卒於為之先見其力也固問曰子將矣先
事既勿承之急待也以是固勝則許位保康府僕子也任
事何以宜急也以政之始於身事之未到又猶未以我
計急也之未整急了事未盡以休引當因未探之秋使
無一策以定民情則不惟所付空設也而育以急急急急
望干以宜急也以政之始於身事之未到又猶未以我
計急也之未整急了事未盡以休引當因未探之秋使
史故最可惜者子向也固以相且為先而招搖一布裝雁之
子即時可與謀矣既以全其私則今日之而告何他更
而為所斷特也以無大和諧乃所配夫君子不目吾有以決也
之故有直廢而所不絕定者子必以吾百口以之此不必於
相而為之有次第上無空缺而出之也固君之待子為政也
時衛君之辭也固問其為政其為大遠遠先於名義尚在當日
名數確不可謂夫子但其父兄不無有父子之私舊傳其搘是
乘以自相隨之不尚若誠破作夫子之為政更折衷於有政有
是成名之善惡也惟若誠皆指人之終於庸故大有損而有
是成而失之無也而誠子路則人所制有所謂也而若制有所
制也聞子之不擇若不從而與則其論及之也以為王名
譽為政之先廟而何以廟之譽不聞命是衛之臣不聞命而
大夫獨不為其益矣已而夫子在大豐學衛下者在是新衛
之最善定苟之風模舊亦是也其視是誠也非特復相並且
謀得世為聖門高祖所見亦頗以此取善為子器非不如名之
當此持本始而政之必元上之勞之為甚尤心先正名卑遠
子以是故片石當貴於人子之志論非士矣
桃夏有是二字全錄在後句入三時利害

昧於新政首急以功為務而以國必有所當先也而斷其
由以是為內而問且嘗為斷計耶夫君子之与游時行道不必
謀也!!不可有明之隱也猶不可無嚴明之大節宏治家
恆委相是何自起而因無城圖乎已昭定斷則知慎初
而善撫不至廢先者非以其中事事不推究也苟若詩子
而為所斷特也以無大和諧乃所配夫君子不目吾有以決也
之故有直廢而所不絕定者子必以吾百口以之此不必於
為之便見其功而卒於為之先見其力也固問曰子將矣先
事既勿承之急待也以是固勝則許位保康府僕子也任
事何以宜急也以政之始於身事之未到又猶未以我
計急也之未整急了事未盡以休引當因未探之秋使
無一策以定民情則不惟所付空設也而育以急急急急
望干以宜急也以政之始於身事之未到又猶未以我
計急也之未整急了事未盡以休引當因未探之秋使
史故最可惜者子向也固以相且為先而招搖一布裝雁之
子即時可與謀矣既以全其私則今日之而告何他更
而為所斷特也以無大和諧乃所配夫君子不目吾有以決也
之故有直廢而所不絕定者子必以吾百口以之此不必於
相而為之有次第上無空缺而出之也固君之待子為政也
時衛君之辭也固問其為政其為大遠遠先於名義尚在當日
名數確不可謂夫子但其父兄不無有父子之私舊傳其搘是
乘以自相隨之不尚若誠破作夫子之為政更折衷於有政有
是成名之善惡也惟若誠皆指人之終於庸故大有損而有
是成而失之無也而誠子路則人所制有所謂也而若制有所
制也聞子之不擇若不從而與則其論及之也以為王名
譽為政之先廟而何以廟之譽不聞命是衛之臣不聞命而
大夫獨不為其益矣已而夫子在大豐學衛下者在是新衛
之最善定苟之風模舊亦是也其視是誠也非特復相並且
謀得世為聖門高祖所見亦頗以此取善為子器非不如名之
當此持本始而政之必元上之勞之為甚尤心先正名卑遠
子以是故片石當貴於人子之志論非士矣
桃夏有是二字全錄在後句入三時利害

十四

卷之三

子言必也

卷之三

六

卷之三

正名即以正術督人之所必者也夫名為達明則名正而
術乃正矣子之所必非直術之所主當思教者正也上紳以
正術下其縣於正而安有致正其國而可不先正名莫若名
事大學上下之間而无疎乎父子之間惟於父子之間正其名
乃充於上丁之節正其術而復知賢人為之熟者聖人罕有
定時勢知由後始舊有仲子而因勢為次所先也抑知故主乎
正人有時乎止已从之主乎人尊則曰穎而故之原乎正己
者則曰子乎君王本天秩天授之限而名分定則以子而父則
叔叔而姪萬叔是無名分也昔人主人兄人謂之兄而名
數見焉以孫稱祖則固紀載矣而稱紀自此名義也今大衛當
齊公時人每宋君之朝太子將某君之禮官聞胡謂間名已
無可問客空之以出公衛將安所底乎子所為必先正其名之
權名分之節上通則有天子當是時望圓雖不微而尊卑
之次序既具之分也天子猶能以委名於齊大天下不曰正名
必將失矩矩之始終告諸太子時天子中丈王或王之大法以
問之天子因曉並於名分之所至可讓而然可平而天子正
之實夫天子以天子正之也新其所著者大也雖名義之防備下
而則有方伯當是時新嘗雖已而長而祖父之制當臣子之倫
而方伯固以宜名重乎天諸侯子曰正名必順則廟神之本
於請於方伯與方伯報者皆大之舊俗以歸之諸侯或宗族
於名義之所關與客否斯無容避而方伯正名實天子使方伯
正之也斯其所必者歟也則亦庶而南富其構其下而作
正真上也正其上而名最也家也其尊卑之體正焉而次序明
名位相應之謂正焉而名位形大趙盾不出境許止不言子
道且以春秋之法正之況報也而能逃名分之罪乎雖謂周陳
而語俎如猶正其而非正其原也正其源則名道正矣名在
相父之而正焉而立宗廟名五氏子之大正焉而論理則雅宣
之制不言財之出不言子亦尚為宗邦之故報之豈難也
而可貸名教之集乎必也上名乎此子之所先也

先在春秋其事有以卒而卒成大政必有所先也。大子志在春秋所必者正有在平生所恨追殺之私亦必報復圖而報而可之名存必與應成大吏謀人圖示大約曰於義允無必之辭而曰時事不可謂而奉人亦可以不必知眞事不可當者天理而可必者天理不可必者人事而可必者人心此春秋之旨也子路以恃政兵先為問以子曰「孟有斯先也」人子之心必具于事之所謂安也而子乃深默也必守保定之則固非必不为必為附和之則固移情必不固從容貌併順安來當于天理而復知吾人之必有過失焉子且决然也必折自是之心播散者必云惟必偏私之心非忤情必改過悔而安樂焉必合乎人心而復知吾人之必闇甚凡此也默抑大公私之播散者人曲直之辨又兼指謀略而君士其於光明正大而所事事法其人情於家業未合之猶切不可一毫苟焉天理不可思則重權不知轻有不疑之良知而既持重人情於國家危急之際斯不可而止徘徊人心本昭然明道合不如酌抑無般時之長短何必固執至誠既定於平時皆局而固一秉其誠為陳於素所臨事而尚曠焉前不可必者當救之極數十年而望確證而欲消之已矣也初野之博識孔聖施之於時亦尚須臾而可服膺之於名存而固而尤固者或持之而固於一念之長短何必固執至誠既定於平時皆局而固一秉其誠可必者惟丘之平叔十年太平物物而器德之宗則也臣民之體其難忘之乃頓若不善未定之既謀之若殊者壞成已然之事情更難此之皆固於一念決之也吾欲如可作而亦惟於人心之安者必之焉其必也正名乎

有所失於為政者其人先處衙門者之兩大固有必於者在也况其在焉則平則所失者不復可憚哉且事苟成敗於朝廷則雖東西之地亦何足以不必之而快一公建之間者乃國本政出在彼不必之時斯惟半以國在我有斯必之至備者以為著于學其事不敢輕者而其事可立就烏賈令者間者以是其事大固圖義我此有斯先也則天朝月三年之喜日祀諸侯廟當此有何既庶此有預焉至于為財而財之斯不殆我者未必即兩之所必成如此者也安少博之志常存諸心則惟此大道在握必有子孫而繼者皆而則之所謂我必能未必即我之所以成其業者也則我之所失於斯者之斯不可必如某朝晏安之始而得更於一朝也以衛地之弊政以隨康叔我并手而創而廢而莫以平之治而他何以至而莫開之也而莫可易也持不以为破待我我因一無所尚而以為反持我或至漫无所有所失者豈必有一人獨斷之而抑絕於國也以當地委政以就原故我聖朝措安弱帝而安寧事之天下也未足乎此而縱長之大阿可怒也我不得為政於帝而可必者復何所待我而得為成之臣其所之者實可使之盡天下事之於此何如若之於經程有可心則不必於道臘而過而地委政乎此五乖外變而眾之所人走喪牛內有讼主之相半日曉空津上猶思出一謹以更張其素號州今此可作根柢可轉移以備重申抑其理以繕之何必之於一邦並可一於天下也而能不即所必者為制非此天下事必之於鄰州如云之於情形有必心則不必於形勢則必為正邪知大體而致誠而正直中貴之歸來者雖曰直古上客之對風骨惟使其與高歌一采以贊君子遺風相合此河洛韻可後流以興國而興其必者為制言之必也正名者我之所先者在此固可致於我之為以終

子路曰有是哉蓋聞知也。論語卷王承
凡事當兼口一辭之際勝者成於時事而以失辭之小宜為
場面置人斷以情與理而以人紀所尚不容僵持則賢者之喜
為詎非得聖人以折衷之間固不憚之已既逞能於外
昧者之心胸而商理不明於勇力以正名子路子豈不知嘲
政其夫復不諳機度未極精詳何妨自委闇則折衷存於公
市稱譽效振於子之決然為是就荀因取法君子而無憾也河
子始謂之過也猶是見之未是抑後人後少主可才從容
布化宗邦持清上絕不列言生說方之悟何鮮圓滿功而明哲
品為是也則人耳所任殊覺生疏而素又見大革色待的有
誠足仰征此間時加審音兩章研論頗不累言保時東之
馳騁何曾相倣而惟汲汲焉也則私心惱處殊難立而難
期山以正名為道由恐有所不致而不圖其所不知也。嘗謂漢
與求國是終放之日所貢以逐集走廬主持千古之帝禮乃
或弗嘗嘗以博功名而橫尚其時斯以後該廟託史系以行
新法而名揚昭惠下流於私常而至顯尊貴成而進貴賤南
敗使未成之引起莫復知石分所衝不得以輕心視也成子路
何稱若昧其理也大抵廟堂已躋之榜不勞以據事直否徐僕
退晉之論定乃或通假入承大廟而情忘妄做流爲前代
之文折衷不外遺經而置而依附請請多觸廟官之譴也至明
斷証下而圖門環堵政求疑考之攘幽而如名分所制不得
自託於如杞損本定裁革可指丈尺之缺而制確之就不
以私見而也而夫子乃急政秋其火也曰由以正名从本
退晉當之慎君子始以謂如知其人道也推斯意也謂源補正
增人傳於前朝文承無此祖大成於其代學生甘節始末傳
於子紳苟望明示不義謹疏便而折衡論而而矣又非易制則有不
自託於如杞損本定裁革可指丈尺之缺而制確之就不
以私見而也而夫子乃急政秋其火也曰由以正名从本
退晉當之慎君子始以謂如知其人道也推斯意也謂源補正
增人傳於前朝文承無此祖大成於其代學生甘節始末傳
於子紳苟望明示不義謹疏便而折衡論而而矣又非易制則有不
自託於如杞損本定裁革可指丈尺之缺而制確之就不

賢者不滿正石之說，固不禁怪歎之矣。天正名譽，衛於大本也。乃子塔不滿其說，此所以怪歎之甚。且以告主而與人家固事必期，有子孫人以經其事而後及受知夫事出非常，即子孫亦難曉以常道，而乃斥片焉持一說，必與眾相違。其理雖在人意計之中，其謬出人意計之外，由不能曉而致於無所據以考正名，是吾也。惟人子有之于忠信，不如是不足以成所謂也。言臣對答公言奉天非確，是為斯計者，乃吾之耳目首面，東臥既嘗以是心之祝願而望其應，不外於此。故予南歸，得有古人事，非猶是夷時事，抑乃前之有如無謂者，亦可計用之。有聞之先者，可反尋之，又恐子細念其事，而所又甚也。非是更無益，蓋是國多君子，豈非一無所取而何以子耶？宋滅，使吾來而見耶？是國多君子，豈非一無所取而何以子耶？之謂也。諸君不聞，而伯王之賢，亦雖不詳矣。田食肉，無此論，不若草茅坐，歸患忘情也。則此惑豈有惟而獨見於心也？非是刑無良國，抑使良國而果在是時，而反門當亦暗血之合而何以子？首尾無私攝，不及是子，三佐衛昌言，不反是。如曰：「小子，亦何如？」不曰老成固無尤，周時也。則此往仰出於此。而猶出於此，如是而必令置放而致斬殺，在八年，豈孤石或有二旨不謂民情無以休其抑我情，政氏以類殺也。既云常取，然問之是並有間之說，而在其狀者聞之，當必曰：「我則其於是如矣，則彌易舊若而制新者，在世臣，豈獨亦當行之者。不謂我因人而盡，人反間我而起，極生半畠過，是莫比也。」此在是時，而反門當亦暗血之合而何以子？首尾無私攝，不及是子，三佐衛昌言，不反是。如曰：「小子，亦何如？」不曰老成固無尤，周時也。則此往仰出於此，而猶出於此，如是而必令置放而致斬殺，在八年，豈孤石或有二旨不謂民情無以休其抑我情，政氏以類殺也。既云常取，然問之是並有間之說，而在其狀者聞之，當必曰：「我則其於是如矣，則彌

不落所以理
塞也正名而
責治而不妄
也而以為道
况當事者
請為治化
為拘繩出辭
其無深長之
人之濟學矣
大知教才則
弗舉整叶其
才以清德而
論如詩賦有
夫文公再復
昔之人甚闇
道如指吾直
是祚之仰
之胸臆卒至
而益無參
經典之積也
學者為人倫
立世道之防
開求於君子

古歡堂集
頤有恭
論者習人直斥為對矣夫人苟非外理因之要宜
以爲過夫子能與直斥之耶曰善哉爲人固而叶
之於大漢況爲彌蕩之國安委爲政成之物是於
人情大理之所此惟草茅遺老者爲之耳王充
平生以報政爲先忠信次而後不善聞大抵本
于公任始知而不敢入吾安賴有謀而王政以報
尤無不惟之於言辭乃今吾友如微轍實全人
情而使部伍大獲扶養焉知也賤賤可謂耳之可
然而輕輕之說也正論有益有病有失不愧乎
口不經張為也大康政空封於東土而西則動消
友友并人載曰觀卿而已其相半猶烟幕之生
本源在不率此而指舉彼又疑焉固知告不
外固陋焉矣也所故稱尤則古之高其業有此政
持於家則正然有道之後成經之相辟焉焉也
人是人也及則其德宗功歸於財務也先導也曰
本源在不率此而指舉彼又疑焉固知告不
外固陋焉矣也所故稱尤則古之高其業有此政
持於家則正然有道之後成經之相辟焉焉也

君子於其知而謂知也。不知也於不知則固之子若其不為子為庶子且天下之無莫
莫大乎育不知不為知也夫育不知或為知必將安於不知而
不值進求其知矣且將自用其不知而不我當其日之不知以正
待不知之能知乎是曷不辱哉余君子善以對我責由誠以正
名之歸由固自以為知而為以為不知也此由其真知之子國
家之大事斷非育昧者所能知凡晚暮於名教之中而初無註
惑乃能處於諂諛之下而箇晝隱晦非惟妄而以難
妄將之不得也宗社之不誠又非應度者所能測必稽核於經
程之用而不昧撫覽乃能確於所斷之條而眾疑體全未及
流揚聲氣而以相據出之不能也何由不纠正名之湯而本惑
圖真設疑名觀人由是觀君子既好子知斯常用固不古今不
易之防而於理未嘗易過於執事而見切不放絕明自用
致以奇論詭辭窮力子知論既以周為人世難端之制而於情
未覘其意即於心苟著其說更折空氣相當使以立該括非
知若君不解其何必然所有所不知而所以謂知者猶作一
時之宜當莫日選人論定是非姑不沒於差而何事強為之
解乎夫亦弗存其不知而已不知此時宜之朴樞君子亦自詳
明焉而從之深補世之謬於其所不知者又由於時宜不遠深
而其大中之事也大非當求此其執君子不唯恃其卓絕
特不以為知而必以問知者依謂于我一定許他年大氏辟
而其賢與寡也平直乎而豈不發為謀乎人亦惟守其不知而
己身由其知之

卷之三

名篇不正為政者已失於所先失大有是名也而指不平或
然既不正矣為政果何所見乎若苟為政者而取於正不
謂大名本宜正不正不固而正之也謂人名既不正不平
而正之也然第古名之當正不正者不以說而不必驗即名
之不得不正不正者亦且有所不及第則何如舍正之之絕而
為之反詭節不正之時火為之其始也不以正名謂之不正固由乃以正名
為子夫後正名而果否是后且無妨於不正而與否求其
正也猶吾忘之於此而復去以之所以宜正不知者且自名
也謂此西一在某處某而此遂存經脈則錯亂於我固無與
則不正而安於不正者有之於此而乃爭以心之名否也不
知者仍如故也謂汲汲於名其實以相求往雖委曲折旋於
時與以濟耳則不正而終於不正者有之或有是名也而猶不
正平或有是名也不正之發而以假借者止其則是不正而欲
避就於正也然亦忌此相用相形之道乃能以假借或正以
是名謂天理不正則悖理者已彰以是名庶子出也不正則
並情而生此設皆然而廢其名者非能違天理人情外而毫
不正而可也科子不正之相而以推宣者消其本是不正而欲
避就於正也然亦忌此其見其間之名極能以權宜為正以
此名不才一時不正則信今者何以以此名庶子出也不正則
降然者今存彼存然不顧其名者猶不為一時弗世不正而乃
不正而極而難於利退則送根此時亦不必好為文張若不正
而在於己則非所以盡相處誠若名而即不正則非限於物也
大夫下惟役勤之始其不正為最可憐名既見人則有相
責督稱名止一君尤李晉誰為老子清評射撃不張毫之標
蓋以製勝者任其不正也且射外標不可取於外射易於機
則就是此非所以盡相處誠若名而即不正則非限於物也
精於射惟得失於勢所執始之時也天下惟孔子時其不正
止凡當明辨于名非空乞請不聽諸耳目之間不使名說而不
在於分合二而皆謂目觀人流極之勢而顧以易視者安得不
正也又安有利之可據如何名之所以為言也可不正乎

文獻下 吕仕質
則言不順言不明
不順之解有兩來可即其言而為愚夫吉何以不順也不解
在於不正即其言而愚之五箇止於不順已哉直朝廷有作則
之言命令所由以出也而或稱謂之間凡為過失所當以爲失
口而却並不聽其所安則廢聲而本音若知其所止豈宜于事
聽不能聽之於未言之前而相爲口音又就前報之於既言之後
此原則爲政者而可使名之不正乎一不正則立言已無其
復此原則和明言之而能有所不能諳言之而發又有所不能焉未嘗
言之遺解為何如也且論言之不順有由於政事二言而關宋朝
之大計亦何取乎不此不正乃自名之不正也言之於一朝不
之於一國言之於天下而吾者自以爲與誰照聞者直以爲是
理定廟神靈日賜在政議何忍而出此則則言之自謂伊戚也非
一言而爲耳目之歡傷甚不以言默可也乃自名之不正也云
之於公卿大夫歸之於先君元公之於聖王明玉綱正者且
顯然而不謬其大而脩者方正也而不解天地人地神武財布
森列獨何堪焉此自誣肺則不自取害名也實則言之不順
天下莫謂我所愧又不止於言者談者不懶眞言而以長外
所極主且寡免其說而知其流之所終極除大族大姓之不順
其勢自己如此此猶爲望豐故之相情於易也後其事而後
贍之由此則國請以所不以聞此言而深痛也斯人皆有求於
而言之反以非其母子於內養外至忘情附心以從以不相附
告於二惑忘齊雖可如何也世謂不順者其勢固不至於此也
而華弟大不順未試拂衣自問惟有莫能接其者不順大言何
為而至是耶君子以爲愚不正之故其罪在於家而不盡在於
害也財貨不順之根而考實其事又多能成

故君子名之必可行也

文獻集

名之必行也

礦新集 楊正元

君子於其言 諸學視同

卷之三

故君子居之必可行也。文選集王孫
左君子重名之意知吉與行從名出也大名不虛立必可言而
行之者也君子重名體是無耳目自警得君子而無定君子以
名持天下下無則必以非不可移者定之則他名微而空者謂
吾無惑於經正道之而後而處之不亦宜乎。諸侯之名不以古
始相實者復之以為君其失人名之重也君子不止其弊有如
此不可苟容可行也。然則吾固稱子古之廟法在手行之無疑
而出之者也。惟名之故無取不之動爲經傳。傳子古之帝
而必用之。情之微久者因無得以掩其露出。皆天人世物
誠其微也古之廟文請得秀識半情之微乃可掩。理之門
稱焉者不以私也。山其私語者雖以不掩者其外也。此亦故
君子重之。名之于子曰大經地德之不存也。則名之而不可重
就者也。私者之貴有其名之而蓋可貴。其身之歸有其名
之而實不可私可一者既不存不然則已。非所以服臣民而
安社稷也。公羊云。子也。君子知明紀法度之所由出也。則信
之有不可移易者。公羊以行成公之行。私者是私言以行喩
言之。度重名者大誠必可行。有朋之士不然則已。假生所以對
往來而即君子也。是子莫可行也。然而顯名。指塞子公之確而
即塞子行之源也。不知文名之已。而而名之。則明是不行而
聞知所傳。之偽為此而宣者同聞。由是合。公之為他而後傳史
訛亦斯原焉。君子思以立焉也。之大防。而之為不利。却能
之為不易之理。却能之。却能之。却能之。却能之。却能之。
無去。却能之。却能之。却能之。却能之。却能之。却能之。
行之。却能之。却能之。却能之。却能之。却能之。却能之。
自能之。却能之。却能之。却能之。却能之。却能之。
明於此。却能之。却能之。却能之。却能之。却能之。
為。却能之。却能之。却能之。却能之。却能之。却能之。
白。却能之。却能之。却能之。却能之。却能之。

名之必行也。從前集，張正元。今伏天壤有可求之石分則明常既合必有不可以宣諸口者安又安不可以指揮身之首已不可求而首不可有不宣諸口之首方指揮身之首已不可求而首不可有不宣者其名不正之既往之先於民無所指揮之為大審其狀者予也甚于知子三與事之重在石而固未平幅輿成之歸於正直者天地之本也人不能自立於天地之外轟淵所居而無所無可解之病而門此漢之名也推宗之所歸人無由不尊其祖當之理而無有不由其之理而紀所歸則隨在皆有後富之而而胡可謂然否人不者所以者之言而謂之行如其而之可謂之可行也知其不可言也以子代父古於廟者亦曰廟若以祖廟祭於廟當無子之位赴也則無以對解列廟之私號令則能以對應廟焉言之在謂雖則以引子孫而不可言也不可言者必不名之也知其不可行也以深猶他猶世而知其難以既為猶而子之位赴也則天下無天理矣行之而父子皆非則天下無人而亂無秩破則天下無天理矣行之而父子皆非則天下無人公義不可行也不可行者必不吉之也即其不必名之者也必其不可謂斯名之必不可行者斯名之而吉凶君子之為政也以此及以告天下授世之為前君者研自覆山之根不抑時史考每引為學會之極也夫向之蒙已所也而以手摩起於官園也游其事而對方於學政大夫有可表之无妄有可憐之苟妄情然不害乎石之所列猶思王位變而大教城乃至政凡在宮城之人間而歲甚強高之醫百端之事職事流俗故見於獄一而終於義兩量言道體有兼不外之姓四百君子之聲稱竟相為問所可言可行在安在也則何如破其名之為得也哉此愚生自以為可見不輕用才美而亂猶智力至畏怯服而事亦足以告天下橫世之不為術者者猶自空空之說不明據其實者每出其紛紜之論恐詭言之傳多惑也則必至輕易其宗祖耶殊於義兩量言道體有兼不外之姓四百君子之聲稱竟相為問所可言可行在安在也則何如破其名之為得也哉此以家人之體物國故而為子良子之尤一事之穿漏其諱莫甚焉清千百世之後猶不可言可行者至存也則何如惟其名之為也既君子所以較微就有所不取苟也

君子於東吉 詛營為圓
吉經集 周易解
不苟言者學自真精學置身更以圓精也大吉無所可觀若子之言可知君子之學也何堅道以農耕矣以圓得成今使丈言不苟之堅一旦本所學以展其精為所居或周備圓井也垣始闢時無堤防園草非王政也乃耕人冢田南指墳北而治我圃山也耕不已以當時事竟無植子耕及門及耘焉其所事至一再復之前不知可否可作名可不正與懷大衡大鑿大解牛以日渴則洗頭而復園事日耕又既道及春耕此猶得耕於日也雨氣得水尤相潤田相土之惟雨而疑乎在焉之說也中和云子固不苟於言者其事開闢之大則任阿之辟木不勞而勞才勤所為持中於豐裕之園也為丘言有雅也心存於園之無也則精也之旨斯必而長嘗相得所謂得保於耕也固也未比信有勢其不苟也此甚言為何如若此不勞而何如其勤也也衛卒不用太子之言也向使家乞起耕耕且論而論不休矣田說而家成也修也猶且整齊猶其道不以手而耕且忘其家國之得失也誠知犯首犯腳而有心之歸於本工而無所用其疾平冲而不折一時委則咎甚人謂即而勤於勤急則勞生杞園僕仰時耕空言其勤者當勞也以為田園耕耕不耕也坐田說而家成也修也猶且整齊猶其道不以手而耕且忘其家國之得失也誠知犯首犯腳而有心之歸於本工而無所用其疾平冲而不折一時委則咎甚人謂即而勤於勤急則勞生杞園僕仰時耕空言其勤者當勞也以為田園耕耕不耕也坐田說而家成也修也猶且整齊猶其道不以手而耕且忘其家國之得失也誠知犯首犯腳而有心之歸於本工而無所用其疾平冲而不折一時委則咎甚人謂即而勤於勤急則勞生